

文稿

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板本述略

流通組 謝鶯興

一、前言

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》「少室山房筆叢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」條云：

明胡應麟撰。應麟字元瑞，蘭谿人。萬歷丙子(四年，1576)舉人。以依附王世貞得名，故《明史·文苑傳》附載世貞傳中。此其生平考據雜說也。分正續二集，為書十六種。¹

並羅列出各書之名稱，計：《經籍會通》四卷，《史書估畢》六卷，《九流緒論》三卷，《四部正譌》三卷，《三墳補遺》²二卷，《二酉綴遺》三卷，《華陽博議》二卷，《莊嶽委譚》³二卷，《玉壺遐覽》四卷，《雙樹幻鈔》三卷，《丹鉛新錄》八卷，《藝林學山》八卷。共十二種，四十八卷，與《總目》所載之「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」卷數相同，但與「為書十六種」不符。

詳核《文淵閣本少室山房筆叢》，發現全書僅三十二卷，收錄《總目》所列的前十種，即缺《丹鉛新錄》八卷，《藝林學山》八卷等兩種。

雖然《總目》亦云：「明自萬歷以後心學橫流，儒風大壞，不復以稽古為事。應麟獨研索舊文，參校疑義以成是編，雖利鈍互陳，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少。朱彝尊稱其不失讀書種子，誠公論也。楊慎、陳耀文、焦竑諸家之後錄此一書，猶所謂差強人意者矣。」⁴肯定胡應麟的「研索舊文，參校疑義以成是編」，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少」，然何以僅見前十種的三十二卷，而不收後兩種的十六卷？卻未在《總目》中加以說明，頗啟人疑竇，但在板本的流傳上卻造成另一種面貌，添增其多樣性。

¹ 見頁 668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
² 按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十七至卷十八題「三墳補逸」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
³ 按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題「莊嶽委談」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
⁴ 見 669~670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
二、卷數及內容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係胡應麟生平考據之作，在其自撰〈石羊生小傳〉作「《筆叢》三十六卷，《丹鉛新錄》八卷，《藝林學山》八卷」及「《經籍會通》四十卷」⁵。明·王世貞〈胡元瑞傳〉⁶載「胡氏《筆叢》四十卷」；而明·汪道昆〈少室山房四集序〉則云：「《筆叢》十編」⁷。三者說法不一。

細審各書所附〈序〉⁸，〈三墳補逸引〉署「甲申(萬曆十二年，1584)夏五」；〈四部正譌引〉署「丙戌(十四年，1586)春仲月晦」；〈經籍會通引〉署「萬曆己丑(十七年，1589)孟秋」；〈史書佔畢引〉署「秋望」，據內文所載，亦在己丑(十七年，1589)⁹；〈九流緒論引〉署「清和既望」，據內文所載，亦在己丑(十七年，1589)¹⁰；〈華陽博議引〉署「己丑(十七年，1589)仲冬」；〈莊嶽委談引〉署「己丑(十七年，1589)陽月朔日」；〈丹鉛新錄引〉署「庚寅(十八年，1590)人日」；〈藝林學山引〉署「庚寅(十八年，1590)七夕」；〈玉壺遐覽引〉署「壬辰(二十年，1592)仲冬」；〈雙樹幻鈔引〉署「壬辰(二十年，1592)臘」；〈二酉綴遺引〉雖未署日期，僅云：「自余不佞之構山房，而二酉顏於室。……余之意尚猶有所未盡也，因以讀於其中而有得者係之，且并著其說焉。」明示《二酉綴遺》著於二酉山房之中，至遲成於萬曆十四年(1586)之前。¹¹知各書之完成，從萬曆十二年(1584)至二十年(1592)之間，前

⁵ 見卷 89，葉 17~18(總 655~656)，《少室山房集》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⁶ 見《弇州四部稿·續編》卷 68，葉 22，《文淵閣少室山房集》則題「石羊生傳」。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⁷ 見《太函集》卷 26，明萬曆十九年金陵刊本。

⁸ 按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收錄十二種書之序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未收，此以北京·中華書局本為主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，1958 年 10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。

⁹ 按，〈史書佔畢引〉云：「己丑(十七年，1589)北還，養疴溪上，稍以餘日，檢括諸故書，顧向篋中，塵壒滿焉，亟取拂拭之，積楮宛然，而強半蠹嚙鼠侵，不可句矣。因今昔之好事，有什襲碣缺，千金敝帚者。而竊慨余之有類乎是，輒稍銓擇，離為四篇，內以辨體，外以辨時。」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，北京·中華書局，1958 年 10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。

¹⁰ 按，〈九流緒論引〉云：「己丑(十七年，1589)北還，臥疴委頓，呻吟藥物，歲月若馳，慨斯緒未能卒就，輒拊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，捐諸剗氏，備一家言。凡前人業有定論者，不復贅入。」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，北京·中華書局，1958 年 10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。

¹¹ 按，〈二酉山房記〉云：「十一二從家大人宦遊燕，燕中四方都會，故鬻書藪也。而家大人亦雅負茲好，每退食，諸賈人以籍來，余輒從與其旁，市得輒乞取盡

後有八年之久，書名與卷數之異，乃因撰成時間不同所致。

由於該書係彙輯胡氏十二種論學雜著為一編，本為叢書，應當分別著錄於適當部類。以其「自題為《筆叢》」(明·陳文燭<筆叢序>語)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》收在「子部·雜家類·雜編之屬」，故仍因其舊，視為一書言之。今傳《少室山房筆叢》為四十八卷(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為三十二卷)，計收：

- 1.《經籍會通》四卷，專論歷代藏書，及其存亡聚散，可視為明代目錄學史。
- 2.《史書占畢》六卷，專論史事，「內以辨體，外以辨時，冗以辨誣，雜以辨惑」。¹²
- 3.《九流緒論》三卷，專論諸子百家之得失，可視為明代的子書總序。
- 4.《四部正譌》三卷，考證歷代古書的真偽，為明代辨偽學專書。
- 5.《三墳補逸》二卷，胡應麟認為《竹書紀年》、《逸周書》、《穆天子傳》等三書，皆為三代典籍，而三墳久已不見，故以三書補其闕。上卷論辨汲冢出書之原委及《竹書紀年》，下卷則論《逸周書》和《穆天子傳》。
- 6.《二酉綴遺》三卷，採庶《山海經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酉陽雜俎》等志怪小說及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冊府元龜》等類書所收之小說、詩作，語之涉怪者，並論考諸書之真偽，以及所記事之實虛。
- 7.《華陽博議》二卷，<華陽博議引>自云其者作因由：「古今大學術，概有數端。命世通儒，罕能備悉，輒略而言之：覈名實，剗浮夸；黜奇袤，

讀。……家大人再丁內外艱，余再從還越。戊辰(隆慶二年，1568)復上京師，時余年十七，始娶，亦會家大人官禮部，俸入稍優，于是極意購訪。凡寓燕五載，而家大人出參楚，束裝日，宦橐亡錙銖，而余婦簪珥亦罄盡，獨載所得書數十篋，纍纍出長安。自是余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載。自余為童子至今，年日益壯而嗜日益篤，書日益富，家日益貧。家大人成進士，敷歷中外滋久，乃敝廬僅僅蔽風雨，而余所藏書，越中諸世家顧無能逾過者，蓋節縮于朝晡，展轉于稱貸，反側于寤寐，旁午于校讐者二十年于此矣」(見卷 90，葉 1~3[總 657~658])。即以十一二歲算起，「校讐者二十年于此」，則「二酉山房」的構建最早亦在萬曆九年(1581)或十年(1582)之後，最遲在萬曆十一年(1583)下第還里後築成。核<周公瑕書二酉山房記跋>云：「此記迺長公閉關修玄日，謝絕一切文債，獨為余破例成者。余丙戌(十四年，1586)入都談及神王意，取前記點綴之，則後半盡易矣」(見卷 110，葉 2~3[總 795])，可為佐證。《少室山房集》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¹² 見<史書占畢引>。

獎閔鉅；掇遺逸，抉隱幽；權嚮方，樹懲勸」，故雜述古人博聞強記事。

8.《莊嶽委談》二卷，係論俗文學之事，卷上收有關民間傳說，古今戲具之不同；卷下則論詞曲之始，戲文之淵源，及唐宋雜劇經元院本到南戲之演變，各本之優劣。書中或引前人之說，或自作論證。胡應麟因其交遊廣泛，因此已注意到，前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傳說及戲曲，並加以考訂。雖然論說有精粗詳略，仍可視為明代俗文學史。其中論戲曲部分，近人任訥已輯入《新曲苑》一書。

9.《玉壺遐覽》四卷與《雙樹幻鈔》三卷，分別論述釋、道二教，可視為明代道、佛二家之總序。

10.《丹鉛新錄》八卷與《藝林學山》八卷，則專駁明·楊慎《丹鉛》諸錄、《升庵詩話》、《詞品》、《楊子卮言》、《譚苑醍醐》、《升菴文集》等書之誤。胡氏更用很大的篇幅在《丹鉛新錄》卷七考訂瓊花，卷八考訂弓足起源及鞋履之事。又二書除辨證楊氏之誤外，並於《藝林學山》卷六至卷八上半，糾正明·陳耀文《正楊》之非。

由於胡氏徵引典籍極為宏富，故舛譌亦所不免。明·周嬰《卮林》已辨其誤，《文淵閣四庫總目》並引清·沈德符《敝帚軒剩語》、清·王士禛《香祖筆記》、清·張文蘊《螺江日記》等書所列胡氏考據之失，並臚列十餘條的訛誤，因不在本文範圍，姑略而不談。近人林慶彰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¹³有專章討論，可參閱。

三、板本及其流傳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係陸續成書，何書先刻？命名為「筆叢」者又是哪些書？尚未能得其詳，〈讀夷堅志五則〉曾載云：

癸未入都，忽王參戎思延語及云：余某歲憩一民家，覩敝篋中是書鈔本存焉，前後漶滅，亟取補綴裝潢，今尚完帙。余劇喜，趣假錄之。王曰：無庸，子但再以《筆叢》餉我可矣。¹⁴

按，「癸未」為萬曆十一年(1583)，似乎當時已有《筆叢》一書問世，包含哪些書籍，各書知其成書日期者，最早為《三墳補逸》，成於萬曆十二年(1584)，而《二酉綴遺》則成於萬曆九年(1581)至十四年(1586)之間，是否

¹³ 台北·台灣學生書局，1986年。

¹⁴ 見卷 104，葉 8~9(總 756)，第一則，《少室山房集》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
即爲是書，尙缺佐證。惟目前所見以萬曆刊本爲最早，茲據所見分述於下：

(一)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吳勉學校刊本

《四庫目略》題：「《少室山房筆叢正集》二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，明胡應麟編，明萬曆丙午(三十四年，1606)刊本」¹⁵，《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續錄》題：「萬曆丙午(三十四年，1606)刊」¹⁶，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題：「《筆叢正集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，明胡應麟撰，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勉學刻本」(有三筆)¹⁷，《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題：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，十六冊二函，明胡應麟撰，明萬曆吳勉學校刊本」¹⁸，《中國叢書綜錄補正》「少室山房四集」條云有：「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新安吳勉學刊本」¹⁹，《簡明中國古籍辭典》「少室山房筆叢」條載：「有明曆丙午(三十四年，1606)刻本，清光廣雅書局刻本，1958年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校點本」。²⁰

其中，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、《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皆記其板式，茲據二書所載，略述其板式行款於下：

《筆叢正集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，十六冊本

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吳勉學校刻本，《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載半葉十行二十字，《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載板框 19.8×13.2 公分，收明·陳文燭<序>，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黃吉士<序>、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孫居相<序>。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載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此種分正、續集者，正集十種，計：《經籍會通》四卷、《史書佔訶》

¹⁵ 見頁 57(總 4323)，楊立誠編，嚴靈峰編《書目類編》本，據民國 18 年杭州抱經堂排印本影印，台北·成文出版社，1978 年。

¹⁶ 見頁 548，「子部·雜家·雜編之屬」，清·邵懿辰撰，清·孫詒讓等參校，邵章續錄邵友誠重編，台北·世界書局，1961 年 10 月初版。

¹⁷ 見頁 1944~1945，「子部·叢書類」，北京圖書館編，北京·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7 年。

¹⁸ 見頁 306，「子部·雜家類·雜纂之屬」，屈萬里撰，台北·藝文印書館，1975 年 1 月初版。

¹⁹ 見頁 89，「彙編·獨撰類·明代」，陽海清編撰，蔣孝達校訂，揚州·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84 年 8 月第 1 版。

²⁰ 見頁 124，邱蓮梅編，長春·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7 年 5 月第 1 版，1988 年 7 月第 2 刷。

六卷、《九流緒論》三卷、《四部正譌》三卷、《三墳補遺》二卷、《二酉綴聞》三卷、《華陽博議》二卷、《莊嶽委譚》二卷、《玉壺遐覽》四卷、《雙樹幻鈔》三卷。《續集》二種，計：《丹鉛新錄》八卷，《藝林學山》八卷。

(二)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新都江湛然刊本

《中國叢書綜錄補正》「少室山房四集」條云有：「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新都江湛然刊本」²¹，《四庫全書續修目錄初稿》〈一集〉著錄：「《少室山房全稿》一百八十九卷，明萬曆四十六年刊本，中圖藏。」²²但中央圖書館(現改名為國家圖書館，以下簡稱國圖)的《善本書目》未見此書，僅見《少室山房類稿》一百二十卷，及代管北平圖書館藏，現轉藏故宮的「《少室山房類稿》存首八十卷附《詩藪》二十卷，二十八冊」，是為明萬曆戊午(四十六年，1618)刊本，並無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及《甲乙剩言》。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(以下簡稱史語所)收藏，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，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的《詩藪》二十卷微卷判斷，疑即為《少室山房全稿》之殘本。

按，國圖著錄「天啓間刊本」一種，收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，《續集》十三卷(當作十六卷)，《甲乙剩言》一卷，八冊。其板式與萬曆四十六年(1618)刊之《少室山房類稿》一百二十卷本，及史語所藏北平圖書館《詩藪》二十卷的微卷，三者完全相同，其內容如下：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收錄十二種，順序為先《正集》十種(即《經籍會通》、《史書估畢》、《九流緒論》、《四部正譌》、《三墳補遺》、《二酉綴聞》、《華陽博議》、《莊嶽委譚》、《玉壺遐覽》、《雙樹幻鈔》)，後《續集》二種(即《丹鉛新錄》、《藝林學山》)，與萬曆三十四年(1606)吳勉學校刊本相同。

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欄。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。板框 20.2×13.6 公分。板心上方題「少室山房」，魚尾下題「筆叢○部」，下注卷次及葉碼，板心下方間見字數。

各書之〈引〉，首行上題「○○引」，下題「筆叢○部，凡幾卷」；各卷之首行上題「筆叢」，下題目錄卷之○，次行題卷次，三行依次題「東越胡塵麟明瑞著，新都江湛然清臣輯，澱水趙鳳城文鎮校」，《甲乙剩言》亦

²¹ 見頁 89，「彙編·獨撰類·明代」，陽海清編撰，蔣孝達校訂，揚州·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84 年 8 月第 1 版。

²² 蔣復璁等編輯，出版社不詳。

同。

收有明·陳文燭〈少室山房餘集序〉，不著年月，有「玉叔」白文方印及「國立中央圖書館印藏」等印。

按，《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論「吳勉學校刊本」時，按語云：「萬曆四十六年(1618)汪湛然刊本，《續集》中尚有《甲乙剩言》一卷，此本無。」²³

《叢書大辭典》著錄：「《少室山房四集》，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新都江湛然刊本，一百八十八卷。」²⁴日本《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載：「《少室山房類稿》一百二十卷，《詩藪》二十卷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，三十二冊。」²⁵二書著錄，亦無《甲乙剩言》一卷。

據此二書推論，國圖所謂「天啓間刊本」，當為「萬曆四十六年(1618)刊」行《少室山房全稿》的殘本，而《筆叢續集》亦有十六卷，非十三卷。若是如此，則當題為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《甲乙剩言》一卷，八冊，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刊本」，或作「《少室山房全稿》一百八十九卷，存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《甲乙剩言》一卷，八冊，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刊本」。

如果上述所說成立，則國圖所藏的《少室山房類稿》，及故宮代管北平圖書館的《少室山房類稿》存首八十卷附《詩藪》二十卷，二書即是《少室山房全稿》的殘本，但是卻又有二十八冊及三十六冊兩種。若再加上史語所藏的北平圖書館微卷--「萬曆四十六年(1618)刊本《詩藪》二十卷，八冊」，或另藏的「萬曆刊本」《詩藪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六卷《雜編》六卷《續編》二卷，六冊本，則《少室山房全稿》已超過五十冊；而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為全帙，卻僅三十二冊，加上《甲乙剩言》一卷，明顯的冊數有所不同。若據此說，而以為即是同一刊本，是不能令人信服，除非是藏者因該書破舊，重新裝裝訂所致。因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未見，不能驟以為是非，記此，存疑以備考。

²³ 見頁 306，屈萬里撰，台北·藝文印書館，1975 年 1 月。

²⁴ 見頁 477，楊家駱編，台北·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，1936 年 10 月初版，1967 年 6 月再版。

²⁵ 見頁 732，靜嘉堂文庫編，台北·進學書局，1969 年 6 月台 1 版。

(三)明萬曆間刊本

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題：「《筆叢正集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，十四冊，明萬曆間刻本」，載是書：半葉十行二十字，板框 19.6×13.3 公分。原題「安定胡應麟著，新城鄧漢、殷城黃吉士、沁水孫居相同校，新安吳勉學閱刻」，卷內有「嘉興李氏山膽州藏書印」、「秋水道人」等印記。收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黃吉士<序>與孫居相<序>，及不著年月之陳文燭<序>。²⁶

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附補編》則作：「《少室山房筆叢正集》十種三十一卷《續集》三種十七卷，萬曆四十二年刊本，有墨樵曾玩、磊庵、艸齋、循古齋諸印，八冊」²⁷；《孝慈堂書目》不著錄板本，僅云：「《筆叢》，胡應麟撰，正卅二續十六，孫居相等序，八冊一套」²⁸。是書《台灣公藏善本書聯合目錄》未見著錄，僅錄：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三卷《續集》十三卷，明萬曆刊本」，

國圖藏《筆叢》三十二卷，題為「明萬曆間刊本」，僅有《正集》十種，計：《經籍會通》四卷、《史書佔畢》六卷、《九流緒論》三卷、《四部正譌》三卷、《三墳補遺》二卷、《西酉綴聞》三卷、《華陽博議》二卷、《莊嶽委譚》二卷、《玉壺遐覽》四卷、《雙樹幻鈔》三卷。其板式行款如下：

細黑口，單魚尾，左右雙欄。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。板框 18.4×12.4 公分。板心上方題「筆叢卷○」，板心題各書書名及葉碼。各卷首行上題各書之書名及卷次，下題「筆叢○」，次行題「安定胡應麟著」。

有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黃吉士<筆叢>、明萬曆丙午(三十四年，1606)孫居相<筆叢序>及明·陳文燭<少室山房餘集序>。

鈐有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」、「東父堂珍藏印」、「斯保邑齊藏書」、「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」、「留臺風新」、「葛氏春谷珍藏圖籍印」等。

國圖藏本與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原題「安定胡應麟著，新城鄧漢、殷城黃吉士、沁水孫居相同校，新安吳勉學閱刻」的字樣不同；然與《普林

²⁶ 見頁 350，「子部·雜家類·雜編及其他」，王重民撰，上海·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8 月第 1 版。

²⁷ 見卷 44 葉 42，「叢部·獨撰類·漢迄明」，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，《書目四編》，台北·廣文書局，1970 年 6 月初版。

²⁸ 見頁 559，清·王聞遠編，《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·明清卷》，林夕主編，孫學雷、姜尋副主編，煮雨山房輯，北京·商務印書館，2005 年。

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、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所記板式略同。

是書既無「新安吳勉學校刻」字樣，是否可因所附的序跋一樣，即可逕行視為同一刊本？若二書為同一刊本，則國圖本當為殘本；然卷首所題之「新安吳勉學閱刻」字樣不同，當如何解釋？國圖另藏一「天啓間刊本」，就所謂「天啓間刊本」的板式看，與萬曆四十六年(1618)刊本完全相同，疑國圖所藏二書在整理時，疏忽而相互顛倒誤記。然因諸家書目未見著錄「天啓間刊本」一事，且書中亦無任何證據，可證明為「天啓間刊本」，因而只能存疑備考。

(四)明崇禎五年(1631)延陵吳國琦重刊本

《中國叢書綜錄補正》「少室山房四集」條云有：「明崇禎五年(1632)吳國琦刊本」²⁹，是書國圖收藏兩套，一為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《甲乙剩言》一卷《詩藪》二十卷」，一為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」，茲分敘如下：

1.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《甲乙剩言》一卷《詩藪》二十卷，明崇禎五年(1631)延陵吳國琦重刊本

白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欄。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。板框 19.6×13.7 公分。板心上方題「少室山房」，魚尾下題「筆叢○部」、書名、卷次及葉碼，板心下方題「壬申重刻」，間見「壬申補刻」，知「壬申」即為吳國琦補板重印之年。

各書之首行題「筆叢」，次行題書名卷次，三行依序題「東越胡應麟明瑞著」、「新都江湛然清臣、澱水趙鳳城文鎮全輯」、「延陵吳國琦公良重訂」，卷末題「筆叢○部」書名卷次及「終」。

《筆叢》三十二卷，共收書十種，《續集》十六卷，收書二種，收錄順序亦先《正集》後為《續集》，與萬曆三十四年(1606)刊本同，惟《甲乙剩言》一卷附在《藝林伐山》之後。

收錄明·陳文燭〈筆叢序〉，鈐有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」、「司馬氏」、「陽湖陶氏涉園所收書籍之印」、「衛齊旦印」等藏印。

2.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，明崇禎五年(1631)延陵

²⁹ 見頁 89，「彙編·獨撰類·明代」，陽海清編撰，蔣孝達校訂，揚州·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84年8月第1版。

吳國琦重刊本

是書明·陳文燭撰之序文題為〈少室山房餘集序〉，末有「玉叔」白文印記，序文已有破損，首葉為手寫補上，內容與疑為「萬曆四十六年(1618)新都江湛然刊本」所附陳文燭〈少室山房餘集序〉一致，當為藏者所補。

《九流緒論·上》之葉十七下及十八上為空白，僅《正集》十種，三十二卷，無《續集》之《丹鉛新錄》及《藝林伐山》二種，十六卷，然附有《詩藪》二十卷，其餘板式完全與「崇禎五年(1631)刊本」相同，故當為吳國琦重刊本之殘本。鈐有「礪」及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」等藏印。

書名當題為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《甲乙剩言》一卷《詩藪》二十卷，存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《詩藪》二十卷，明崇禎五年(1631)延陵吳國琦重刊本」。

(五)明刊本

《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續錄》著錄，題：「《少室山房筆叢正集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，明胡應麟撰，明刊本」。³⁰《金華經籍志》³¹、《八千卷樓書目》³²、《書目答問補正》³³，皆僅作明刊本。惜諸書皆未進一步著錄板式行款等，足供人參考的訊息。

(六)四庫全書本

1.文淵閣四庫全書本

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》載：「兩淮馬裕家藏本」³⁴，清乾隆四十年(1775)六月十二日紀昀等纂校本³⁵，是書〈提要〉載：

³⁰ 見頁 548，「子部·雜家·雜編之屬」，清·邵懿辰撰，清·孫詒讓等參校，邵章續錄邵友誠重編，台北·世界書局，1961 年 10 月初版。

³¹ 見頁 481~485，志 13 葉 20~22，載：「宗懔按明刊本甚精，今粵東廣雅書局有重刊本」，胡宗懔撰，台北·進學書局，1970 年 4 月影印初版。

³² 見頁 25，卷 13 葉 12，「子部雜家類」，清·丁丙藏，丁仁編，《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·明清卷》，林夕主編，孫學雷、姜尋副主編，煮雨山房輯，北京·商務印書館，2005 年。

³³ 見頁 161，卷 3「子部·儒家類·考訂之屬」，清·張之洞撰，北京·三聯書店，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。

³⁴ 見頁 668~670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

³⁵ 見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所附之〈提要〉篇末所署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，台北·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。按，〈提要〉所載與《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》所載，除「証」與「證」，「談」與「譚」繁簡不同外，其餘內

《少室山房筆叢正集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。

並分述各書大要，計十六種(按，實僅十二種)。是書僅收《正集》三十二卷，十種，無明·陳文燭之序文。

單魚尾，半葉八行，行二十一字。板心上方題「欽定四庫全書」，魚尾下題「少室山房筆叢卷〇」及葉碼。各卷首行題「欽定四庫全書」，次行題「少室山房筆叢卷〇」，三行題「明胡應麟撰」。鈐有「乾隆御覽之寶」印。

卷一扉葉上半題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」(卷三題「卷三四」，卷五題「卷五至八」，卷九題「卷九十」，卷十一題「卷十一二」，卷十三題「卷十三至六」，卷十七題「卷十七八」，卷十九題「卷十九至二十二」，卷二十三題「二十三至四」，卷二十五題「卷二十五至六」，卷二十七題「卷二十七至八」，卷二十九題「卷二十九至三十二」)，後半題「詳校官中書臣吳瓌」、「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」、「總校官知縣臣繆琪」、「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味」、「謄錄監生臣姜士安」(卷九、卷十一、卷十三、卷十七、卷二十三題「謄錄監生臣朱坦」，卷十九題「謄錄監生臣何青」，卷二十五、卷二十七、卷二十九題「謄錄監生臣魏繩曾」)等字。

2. 文津閣四庫全書本

文淵閣本《筆叢》之<提要>題為：「《少室山房筆叢正集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六卷」，內文實收三十二卷，而文津閣本<提要>則載：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」，內文亦僅收錄三十二卷，二者在著錄上即有不同。

文淵閣本的<提要>撰於乾隆四十年(1775)，有四葉又三行之多，而文津閣本的<提要>撰於乾隆四十九年(1784)，僅有一葉又二行，省略了對《筆叢》內容譌舛的評論：

臣等謹案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三十二卷，明胡應麟撰。應麟字元瑞，蘭溪人，萬歷丙子舉人，藏書四萬餘卷，撰述甚多。其所著《詩藪》專以羽翼王世貞《卮言》，頗為世所詬病，已別著錄集部中，此則其生平考據雜說也。其中徵引典籍極為宏富，頗以辨博自矜，而流舛處多不能免。如沈德符《敝帚剩語》刺其以峨嵋為佛經金剛山之非；王士禎《香祖筆記》摘其以誤秦宜祿妻為呂布妻，唐人長安女

容完全相同。

兒踏春陽一絕，止據《博物志》而不引沈亞之為疎漏。蓋所摭拾既多，或往往不自檢點。而應麟學本淹貫，其旁引曲證足資考據者亦多，故朱彝尊稱其不失為讀書種子，在明代說家中固猶為有裨實用者矣。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上。

文津閣本亦僅收錄〈提要〉，未見其它序跋。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係經出版社的剪裁拼排，原書之板心被裁去，拼湊成上中下三欄，每欄有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。書口成板心狀，單魚尾，魚尾上方題「文津閣四庫全書」，魚尾下依序題「子部」「雜家類」「少室山房筆叢」「卷○」，板心下方題葉碼。各卷首行題「欽定四庫全書」，次行題「少室山房筆叢卷○」，三行題「明胡應麟撰」。鈐「文津閣寶」。

卷一扉葉上半題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少室山房筆叢」(卷三以後未見)，後半題「詳校官編修臣祁韻士」、「臣紀昀履勘」(卷十八末葉、卷二十一末葉、卷二十五末葉及卷三十二末葉皆未見)、「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」、「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」、「謄錄監生臣單繼曾」(以上見於卷三末葉、卷五末葉；卷十末葉、卷十六末葉、卷十八末葉、卷二十一末葉則題「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」「謄錄監生臣王兆鈔」；卷二十三末葉則題「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」「謄錄監生臣陳德彰」；；卷二十五末葉則題「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」「謄錄監生臣黃紹伊」，卷三十二末葉則題「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」「謄錄監生臣郝天成」)等字。

(七)清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廣雅書局刊本，十冊

清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廣雅書局刊本的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有二種：一題《少室山房四集》六十四卷，一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，茲分別敘述於下：

- 1.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《詩藪》十六卷--《少室山房四集》六十四卷本

《四庫全書續修目錄初稿》〈一集〉³⁶，收錄清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廣雅書局校刊本《少室山房四集》六十四卷。是書，史語所典藏，題《少室山房集》六十四卷；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亦收藏，館藏卡片題：「《少室山房集十五種》六十四卷，光緒二十三年(1897)廣雅書局刊，十二冊。」《增

³⁶ 蔣復璁等編輯，出版社不詳。

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續錄》題：「清光緒中廣雅書局刊本。」³⁷

上述皆為《少室山房筆叢正集》三十二卷《續集》十二卷《詩藪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四卷(按即無宋、元二卷)《雜編》六卷的合刊本。台大文學院圖書館另收一套，編入《廣雅叢刊》，題：「《少室山房集》六十四卷」，館藏卡片題：「九帙，《廣雅叢刊》第一三一至一四〇，六十四卷」，冊數不缺，然僅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，而無《詩藪》十六卷。

此套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，收書內容排列順序，略有不同，其目錄依次為：甲部四卷《經籍會通》，續甲部八卷《丹鉛新錄》，乙部六卷《史書佔畢》，續乙部八卷《藝林學山》，丙部三卷《九流緒論》，丁部三卷《四部正譌》，戊部二卷《三墳補逸》，己部三卷《二酉綴遺》，庚部二卷《華陽國議》³⁸，辛部二卷《莊嶽委談》，壬部四卷《玉壺遐覽》，癸部三卷《雙樹幻鈔》。

黑口，單魚尾，四周單欄。半葉十一行，行二十四字。板框 20.7×15.3 公分。板心題「筆叢卷〇〇部」卷名及葉碼，板心下方題「廣雅書局刊」。

扉葉題「少室山房集二十卷」，後半牌記題「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季春二月廣雅書局校刊」。

每書皆先該書之〈引〉，首行則刻書名「〇〇引」、「筆叢〇部凡〇卷」，各卷首行題「少室山房筆叢〇卷〇部」及書名「〇〇卷〇」，次行題「明東越胡應麟撰」，卷末題「益陽蔡芳初校」、「懷甯丁樹屏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(見卷一至四)，或題「南海桂銘球初校」、「南海羅崇齡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(見卷五至九、十三至十五、廿七至卅二)，或題「南海羅崇齡初校」、「懷甯丁樹屏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(見卷十至十二)，或題「益陽蔡芳初校」、「太倉錢清貽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(見卷十六至十八)，或題「益陽蔡芳初校」、「江陰陳名慎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(見卷十九至廿六)，或題「益陽蔡芳初校」、「長沙張百均覆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(見卷卅三至卅七)，或題「宿松羅忠濟初校」、「南海羅崇齡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(見卷卅八至四十一)，或題「南海

³⁷ 見頁 548，「子部·雜家·雜編之屬」，清·邵懿辰撰，清·孫詒讓等參校，邵章續錄邵友誠重編，台北·世界書局，1961 年 10 月初版。

³⁸ 此依廣雅書局刊本《少室山房筆叢·總目》，內容則乃作《華陽博議》。

潘元救初校」、「南海羅崇齡覆校」、「順德李肇沅再覆校」(見卷四十二至四十八)。由上所錄,可知是書經多次校對。每葉皆有書耳,註明該葉之大字數目及小字數目。

收錄收錄〈少室山房筆叢總目〉,明·陳文燭〈少室山房筆叢序〉,台大文學院圖書館藏本鈐「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」,史語所藏本鈐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之印」。

2.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本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,計《正集》十種三十二卷,《續集》二種十六卷,以續甲部《丹鉛新錄》接續在甲部《經籍會通》之後,續乙部《藝林伐山》接繼在乙部《史書估訶》後。

是書先著錄明·陳文燭〈序〉,次為〈經籍會通引〉、次〈史書估訶引〉、次〈莊嶽委談引〉、次〈二酉綴遺引〉,接著才是《經籍會通》、《丹鉛新錄》的本文。

扉葉題「少室山房集二十卷」,後半牌記題「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季春二月廣雅書局校刊」,次為〈少室山房筆叢總目〉,與《少室山房四集》六十四卷本完全相同。

扉葉所題「少室山房集二十卷」,疑係指《詩藪》二十卷本,因先行刊板發行。而收入在《廣雅叢書》第十九之《少室山房集》六十四卷本,亦為單行本,原不作此書名。《少室山房集》六十四卷,實為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及《詩藪》十六卷之合刊本。由台大研究圖書館的館藏卡片所題: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附《詩藪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四卷《雜編》六卷,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廣雅書局校刊本。

似乎可以得到印證。而台大文學院圖書館的館藏書卡亦著錄有三種, A 種題:

《廣雅叢書》第十九帙,第一三一至一四 冊,《少室山房集》六十四卷。

實僅有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,並無缺佚。

B 種題:

《少室山房集十五種》六十四卷，清光緒二十三年(1897)廣雅書局刊本。

C種題：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四十八卷，十二冊，清光緒三十二年(1906)廣雅書局刊。

又，史語所的館藏書卡作：

《少室山房集》六十四卷，《廣雅書局叢書》，第一三四至一四七冊。

上述四書所載皆不同，故有此疑問。

如果是書即為《少室山房四集》六十四卷的殘本，何以有此三種不同？若是合刻本與單行本的差異，又當如何解釋上述四書之扉葉皆題「少室山房集二十卷」的篆體八大字、「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季春二月廣雅書局校刊」牌記及〈少室山房筆叢總目〉等三種？按，《金華經籍志》「少室山房筆叢」條云：

粵東廣雅書院有重刊本。³⁹

「少室山房類稿」條云：

《詩藪》十八卷，《筆叢正集》三十二卷、《續集》十六卷，廣雅書局已刊行。

似乎在《金華經籍志》編纂之時，二書乃是單行本。然《簡明中國古籍辭典》「詩藪」條云：

通行有清光緒間廣雅書局刻本，附於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之後。⁴⁰

而《中國叢書綜錄》於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及《詩藪內編》六卷《外編》四卷《雜編》六卷兩者之後皆云：

《廣雅書局叢書》，雜著，《少室山房集》。⁴¹

因此，廣雅書局刻此書的事情，疑問頗多，先著錄於此，俟待檢閱是否近代有人研究「廣雅書局刻書細目」之後，再做修正補充。

³⁹ 見頁 485，志 13 葉 22，胡宗楙撰，台北·進學書局，1970 年 4 月影印初版。

⁴⁰ 見頁 564，邱蓮梅編，長春·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7 年 5 月第 1 版，1988 年 7 月第 2 刷。

⁴¹ 見頁 477，楊家駱編，台北·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，1936 年 10 月初版，1967 年 6 月再版。

是書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》亦收藏，台北·新文豐出版社編印《叢書集成續編》時，亦曾以照相製版縮印方式收錄之。

(八)一九二二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

是書共八冊，僅見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》著錄，台灣地區未見。

(九)一九五八年上海中華書局校點本

《中國叢書綜錄補正》「少室山房四集」條云：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有 1959 年中華書局排印本」⁴²。是書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校點，收入《明清筆記叢刊》，亦稱排印本，附〈中華書局點校本少室山房筆叢出版說明〉及沔陽陳文燭〈少室山房筆叢序〉。台灣世界書局曾影印出版，收入《讀書劄記叢刊》第二集，與明·周嬰《卮林》合刊為上下兩冊。

四、結語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收錄的十二種作品，除以《少室山房筆叢》的名義刊行外，部份書籍(或摘錄內容)亦曾單行或收在其它叢書之中。如《四部正譌》，是諸書惟一有單行本者。顧頡剛云：「自從民國九年我和適之，玄同兩先生計畫編印《辨偽叢刊》以後，我便購得胡應麟的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把其中《四部正譌》一種標點好了。歲月遷流，忽忽十載，還是壓在我的書箱裏沒有動。這回到北平來，始抽出三四天工夫，把往年所標點的審查了一遍，又到北平圖書館去把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本校對了一遍，於今由樸社出版了。」⁴³得知《四部正譌》的單行本(或收入《辨偽叢刊》)最早出現於民國十九年。民國二十年，上海商務印書館收入《國學基本叢書·古書辨偽四種》；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，台北·世界書局收入《偽書考五種》；台北華聯出版社與台灣開明書店於民國五十七與五十八年單行印出。2002

⁴² 見頁 89，「彙編·獨撰類·明代」，陽海清編撰，蔣孝達校訂，揚州·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84 年 8 月第 1 版。

⁴³ 見〈序〉頁 1，明·胡應麟撰，顧頡剛校點，台北·華聯出版社，民國 57 年 6 月。按，臺灣開明書店編譯部〈印行「開明辨偽叢刊」緣起〉(見頁 1~2，台北·台灣開明書店，民國 58 年 4 月臺一版，民國 72 年 12 月臺 2 版)云：「民國十年，胡適等人創議編輯《辨偽叢刊》，欲將零星材料薈萃一編，以鼓起學術界審察史料之勇氣。年來所搜輯者已得數百萬言，並集合各種本子，加以校勘，期於寫成定本。積稿隱身，未付剞劂。前樸社雖曾刊數種，未竟全功。」

年合肥·安徽教育出版社收入《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》。

《莊嶽委談》論戲曲部份，則被任訥輯入《新曲苑》第八種「少室山房曲考」⁴⁴。《王壺遐覽》則節錄於明·陶宗儀編，陶珽重編并序的《說郛一百二十卷續集四十六卷》的續卷八之一裏⁴⁵。上述諸書的板本則不再本文的討論之內。

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有明萬曆三十四年(1606)吳勉學刊本、明萬曆四十六年(1618)江湛然刊本、明萬曆間刊本、明崇禎五年(1631)吳國琦刊本、明刊本、四庫全書本、清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廣雅書局刊本、民國十一年(1922)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及 1958 上海中華書局校點本等刊本，國家圖書館的「古籍文獻資訊網」中的「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」收錄的，尚有刻本(中國國家圖書館藏)與萬曆四十二年序的重刊本(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)⁴⁶等兩種，因資料庫記載簡略，又未親睹，無法得知諸書與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⁴⁷所載的差異，他日若得見諸板本，或可印證不著撰者<(四部正譌)校記>所云明萬曆四十二年(1614)趙氏良貴堂本「是後來一切刻本的祖本」，且「趙本是江刻全集本的初本，其源又出萬曆丙午新安吳勉學本」說法的正確性，進而考其刊刻源流。

⁴⁴ 林慶彰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記為上海中華書局，民國 29 年。東海館藏為台北·台灣中華書局，民國 59 年，收入《國學叢書》，題為任中敏編。

⁴⁵ 見清順治四年(1647)兩浙督學李際期刊本。按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朱絲欄鈔本《祕冊叢說》亦見收錄。

⁴⁶ 不著撰者<(四部正譌)校記>(見頁 2~3，顧頡剛校點，台北·華聯出版社，民國 57 年 6 月)云：「《四部正譌》是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中的一種。已見的明刻《筆叢》有四個本子：內中最早的是萬曆丙午(1606，三十四年)新安吳勉學本，次是萬曆甲寅(1614，四十二年)蘭溪趙氏良貴堂本，……四個明刻本中，最可注意的是良貴堂本，因為這本子是後來一切刻本的祖本。牠的校勘者趙世寵即戊午本<江序>所說『源臚趙君文鎮董其成』的趙文鎮他的兒子趙三極是胡應麟的女婿，同時也是良貴堂本的刊行者。趙本是江刻全集本的初本，其源又出萬曆丙午新安吳勉學本。」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或即此本。

⁴⁷ 見頁 1944~1945，「子部·叢書類」，北京圖書館編，北京·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7 年。